

第一章 因畫像成姨娘

梅雲程覺得自己穿越而來最棒的一件事情就是堅持不婚。

這個東瑞國太保守了，規矩非常多，對女生超級不友善，三從四德只是基本，婚嫁全憑畫像跟媒婆的一張嘴，為了賺喜錢，媒婆死的都能說成活的，把有暴力傾向的說是有男子氣概，把吃軟飯的說是溫文有禮，梅雲程對婚姻沒嚮往，對寶寶沒渴望，身為梅家嫡長女，在家老死最好不過。

梅家入京百年，靠著布莊生活，雖然算不上大富大貴，但也是茶來伸手飯來張口的好日子，梅雲程覺得自己沒手機、沒電腦已經十分犧牲，絕對不允許自己去伺候沒感情的人。

看著黃銅鏡中的人兒，她對自己還是滿意的，膚白如雪，芙蓉花貌——除了自己看著高興，還有一個好處，有來往的商戶都知道梅大小姐是個美人兒，十八歲沒訂親可不是嫁不出去，而是在等有緣人。

是的，有長輩寵愛的人才能等有緣人，不然像金六娘，魯雙嬌，田杭兒雖然也對婚姻害怕，但不得不嫁，不然鄰里說起來多不好聽，平白壞了家族名聲。

梅雲程在心中感謝菩薩，給了她玉軟花柔的外表，這可以省去很多流言蜚語，所有看過她的太太奶奶都知道，梅家大小姐雖然已經有點大齡，但容貌好著呢。貼身丫頭柳綠給她梳好頭髮，用一支紫玉釵固定起來，笑嘻嘻的說：「小姐長得真好看。」

梅雲程微微一笑，這話她愛聽，她就是個俗人，喜歡人家稱讚她好看。

當然，身為穿越人，她也是很努力融入這個世界的，譬如說學習刺繡、下棋——雖然是女兒，卻是梅家分支後第一個第三代，長輩的喜愛還是有的，即使親爹梅老爺平庸，但祖母全太君有遠見，家裡的孩子不管男女無論嫡庶都要讀書，男子必須學習騎馬打獵，女子必須學習刺繡珠算，多學一門技能，將來就少吃一點苦。梅雲程很感謝祖母全太君，她是官戶出身，因此得以有太君名號，比一般商戶的「老太太」還要高階一點，商戶太太們聚會，外人說起全太君，那都是羨慕的，官家女低嫁，這輩子不會被欺負。

梅雲程的母親汪氏因難產過世，弟弟梅天曉幸運活了下來，姊弟相差八歲，但血濃於水，梅雲程對梅天曉可是百般喜愛，他們是這世上最最相親的兩個人，當然府中不乏有「嫡少爺不祥」、「嫡少爺剋母」的流言，當時梅雲程也不過八歲孩子，使不上力，但她會告狀啊，一狀告到全太君那邊，已經有了五個孫女的全太君對這好不容易得來的孫子十分看重，哪容得下人嘴碎，說這些話的一律趕出去。不管是在梅家待了多久，有功勞有苦勞，全太君一律不管，敢說她的寶貝孫子，那就不要吃他們梅家大米。

汪氏去不到百日，梅老爺就又續弦了，畢竟一個家不能沒有女主人對不對？續，當然要續，亡妻算什麼，可不能委屈梅老爺沒人照顧是不是——梅雲程第一次對婚姻產生抗拒，就是看梅老爺迅速續弦。

雖然是自己的爹，但還是挺倒胃口的。

男人就這麼了不起嗎？單身一兩年會死嗎？何況家中還有薛姨娘、皮姨娘在，就

那麼著急娶個妻子？

續弦姓章，才大梅雲程幾歲，十六歲的小姑娘過門當現成的娘，有原配的一對孩子，姨娘那邊還有四個庶女，想想也挺糟心。

而更糟心的事情還在後面——章氏入門後，薛姨娘跟皮姨娘先後懷孕，都產下全太君企盼的男孫，偏偏章氏肚皮沒動靜。

但要說章氏子女宮單薄嘛，她入門後又迅速添了兩個庶子，這就很玄妙了，眾人百思不得其解。

不過全太君是個敦厚的人，沒有因此責怪章氏肚皮不給力，反而多有安慰，章氏什麼偏方都試過了，還是沒有用，在娘家人的建議下，開始真心誠意的養育起兩歲的梅天曉——章太太說，這麼小的小傢伙，根本不記得親娘，好好養大，將來自然有依靠。

梅雲程是穿越人，自然知道章氏的打算，可她也不抗拒，因為章氏若對梅天曉有所圖，自然會對他好。

皮姨娘是打小伺候梅老爺的丫頭，梅老爺眉毛挑一下，她便知道他想幹麼，兩人之間十分知心，因為身分低才提不上來，不然當年梅老爺可是想讓皮姨娘當正妻的。

收房多年，皮姨娘生了兩個女兒後總算來了兒子，梅老爺十分歡喜，比梅天曉出生時還高興，並且命名為梅天宗。

「宗」這個字就很微妙了，一個庶子也配用這個字。

全太君知道後把梅老爺罵了一頓，說他糊塗嫡庶不分，奈何文書已經呈上，官府也登記了，更改不得，皮姨娘就更得意了——雖然不是正室，可是她牢牢抓住老爺的心。

後宅爭的從來不是一時，將來鹿死誰手還不知道。

隨著梅雲程慢慢長大，她跟繼母章氏能說的話也越來越多——章氏之前還企望奇蹟出現，自己能懷上孩子，現在完全打消念頭，專心扶養梅天曉。

小孩子嘛，懂得不多，誰對他好，他就對誰好，幾年下來，章氏跟梅天曉也培養出母子感情，對此梅雲程是喜聞樂見的。

梅家的後宅很簡單，除了有皮姨娘、薛姨娘，還有新收的翟姨娘，她正大著肚子呢，肚頭尖尖，看過的都說九成是男丁。

水面上，平靜無波，水面下，暗潮洶湧。

已經過世的梅老太爺當初也是庶子，因為父親偏愛，得到了三間布莊、一座棉田、一座桑田、一座染坊、鬧街鋪子十四間以及現銀二千二百兩。

庶子啊，分這些是要上天了，可架不住親爹寵愛啊，病得快死了，趁著還有能力發話時，趕緊分一分，怕心愛的姨娘跟庶子吃虧，分完財產，又讓他們母子搬出去自立門戶。

幾十年前的事情，當事人都已經不在了，可是每年清明大祭祖時，親戚看他們這支，眼神總是意味深長。

大抵還是羨慕的，尤其一些老太太、太太、奶奶，畢竟能自己搬出來，多清靜啊，

可惜不是人人有這命。

老姨娘跟梅老太爺母子的人生太勵志了，姨娘庶子也能翻身當老太太、老大爺，於是皮姨娘、薛姨娘，甚至剛剛入門的翟姨娘，都夢想自己兒子能有這樣的遭遇。畢竟梅老太爺就是這樣，自己想一想，也不算多過分。

梅雲程自然知道府中三個姨娘都有這等雄心壯志，但她當然不允許，多年下來，她跟章氏已經建立一種全新的關係，她們是同一陣營的，要好好培養梅天曉成材，這個家當然也是梅天曉的，誰都不能拿走。

所幸梅天曉也表現良好，他正直、善良，雖然現在才十歲，但已經十分有嫡子的氣度，讀書寫字不在話下，騎馬射箭更是一把好手，對待繼母章氏十分孝順親熱——梅雲程覺得這樣很好，當然，她很懷念親生母親汪氏，可弟弟對生母沒記憶，出現在他生命中扮演母親角色的人是章氏，孺慕之情是天生的，梅天曉喜歡章氏，一點也不意外。

梅雲程很欣慰，弟弟不是死腦筋的人，章氏真心誠意對他好，他接受就是。

至於自己，當然也會一直留在梅家——汪氏難產過世後，梅家汪家開過會，汪氏的嫁妝各分一半，由兩姊弟繼承。

一共是現銀三百五十兩，汪家的大舅舅添了一些，換了兩間鋪子，給姊弟倆一人一間。

汪家大舅舅又怕梅家欺負他們姊弟年幼，花錢加了條例，這兩張地契三十年內不得買賣，畢竟古代家族爭產多的是，這條例是為了保障年幼的財產繼承人，免得剛剛拿到資產，轉眼就被親戚賣掉。

梅雲程很感謝大舅舅，姊弟有鋪子能永久收租，將來就算親爹糊塗把財產都給了皮姨娘母子，那他們姊弟跟章氏也還有出路。當然，這是最糟糕的狀況，可以的話，她還是希望梅天曉能繼承梅家的一切，而不是讓梅天宗成為掌家人。

也不是她不孝，實在是梅老爺真的很一言難盡，要不是全太君在上頭鎮著，說不定皮姨娘就要上天了。

但總歸來說，能在嬰兒時期穿到梅家她很感謝，至少日子過得富貴——她不想手洗衣服碗盤，不想生火做飯，不想大冷天的還沒炭盆。

前途未知，但她從大病死亡到梅家重生，她覺得挺好的，上輩子沒活夠，這輩子她要活到當老太太，活到皺紋滿臉，活到祭祖時所有人都來她面前問好，活到滿意為止。

春寒料峭。

看完魯雙嬌的來信，梅雲程不用照鏡子也知道自已肯定面如土色，她跟魯雙嬌七八歲上就認識了，兩人也意氣相投，都是老姑娘主義者，可魯雙嬌不敵壓力，最後終究看了畫像成了親。

丈夫是個讀書人，有秀才身分，現在正準備考舉子，看起來是不錯，奈何那位讀書人十分輕浮，見魯雙嬌樣貌普通，就不給她好臉色，後來考試失利，更怪在她

身上一一沒有好好服侍，才害我讀不下書，孩子整天哭，我怎麼可能考得上，然後連打了魯雙嬌好幾天，又逼她用嫁妝買幾個水靈丫頭照顧他，這樣他才不用看魯雙嬌的醜臉，影響心情。

梅雲程覺得這讀書人真是絕了，言行舉止像個潑皮流氓，四書五經不知道讀到哪裡去，孩子不哭還能叫孩子嗎？不想聽孩子哭那就不要生，還要妻子拿嫁妝給自己買丫頭，太噁心了，畜生都不會這樣。

想想實在可怕，又想楊笠說的真沒錯——你永遠也不知道一個男的，如果生活過得不如意的時候，會變得多麼地喪心病狂……

魯家是不會接受女兒和離回家的，因為那會丟臉，那會害得魯家蒙羞，梅雲程只能在信上隱諱的說，如果魯雙嬌想過簡單的日子，自己能夠幫忙。

梅雲程有錢，而且捨得，就看魯雙嬌想不想和離。

回了信，忍不住感嘆，三年前的春天，兩人還在遊湖，船婆烤得一手好魚，她們幾個姑娘家拿著竹串就開吃，剛剛撈上的魚不用調料就很美味，船婆推銷了自己釀的桃花酒，那是真的好喝，花香，酒香，順口不辣。

她們幾個往來的姑娘，誰家沒個糟心事，看著親爹寵姨娘，看著大哥打大嫂，大部分都不想成婚的，可不是人人家裡都有全太君，還是一個一個走入婚姻——任寶兒、倪旺弟很幸運，夫妻相敬如賓，房中雖然也有姨娘，但夫君知道不能寵妾滅妻，不像金六娘的夫君喜歡表妹姨娘，表妹姨娘掌管家中大小事務，下人什麼事情都找姨娘發落，尊敬姨娘更甚她這個正房奶奶，心中有苦，金家卻只是勸她，家和萬事興。

這就是封建糟粕，明明是要女子委屈過日，卻美其名為家和萬事興，女子不願意吞忍，就是不賢慧

梅雲程想想就覺得好可怕，然後在信上安慰金六娘，表妹姨娘只有兩個女兒，將來嫁人了，府中就無知心人，再有權勢，也只是個孤單老人，妳卻有兩個兒子，好好照顧孩子，將來兒孫承歡膝下多熱鬧，同時用了葉瀾依對甄嬾說的那句話「妳的福氣還在後頭」。

這是兩性平權的梅雲程絞盡腦汁想出來的安慰，她也不想貶低女兒，但她知道對古代人來說，這很受用——果然，金六娘後來每次寫信給她，都會提上一句我的福氣在後頭。

能寬慰到小姊妹，那就值得了。

日子越過，梅雲程是越不想成親——靠著畫像就要跟一個人過一輩子，太可怕了，比網戀還可怕。

網戀至少還能從言談中去摸索對方心性，畫像算啥？而且古代的畫像都不像的，至少她的小姊妹皆說夫君跟畫像不太一樣，畫像好看多了。

媒妁之言，父母之命，真的想吐槽都不知道從何說起。

當然，她也是有準備的，因為梅老爺太糊塗，又太寵皮姨娘，哪日全太君仙去，她實在不知道親爹會不會下手坑他們姊弟，畢竟梅老太爺就是庶子風光分家，此例在前，孫子再來一次也不用意外。

梅家給嫡子嫡女的月銀是三兩，已經十分夠用，所以姊弟倆的鋪子收益都存入錢莊，去年在汪家大舅舅的建議下，把所有的存銀提出，再買了一間鋪子，梅雲程想著自己打算不婚，弟弟卻是要娶妻生子，於是把地契寫了弟弟的名字，一樣在官府契約上註明了，二十年不得買賣——說來好笑，這防的不是章氏，而是梅老爺。

鋪子有稅收問題，因此梅雲程在買賣成立後，就在晚飯時稟明了家人，梅天曉名下多了一個不動產，皮姨娘當時就發作了，哭泣說一樣是兒子，梅天宗名下什麼都沒有，這樣很不公平。

梅老爺那個心疼啊，馬上說：「我回頭就把——」

全太君畢竟瞭解自己兒子，立刻打斷，「我們梅家只有分家那天才能拿家產，誰想拿都可以，明天就給老身滾出去。」

皮姨娘訕訕，眼淚馬上止住。

梅雲程冷眼旁觀，明知道這是母親汪氏留下來的，還是有人覺得不公平。

貪婪！

她如果成婚，也許就會遇上皮姨娘、金六娘的表妹姨娘那種人，她不想去跟命運賭，既然全太君默認她能當老姑娘，她就堂堂正正把這條路進行到底。

她梅雲程，不成婚。

一日，梅雲程正在涼亭烹茶看書，卻有小丫頭來說全太君有請，她收拾了一下，就往松柏院去。

花廳除了章氏，皮姨娘、薛姨娘、翟姨娘和她比較大的兩個庶妹——十六歲的梅雲珠跟十五歲的梅雲霞也在。

馮嬾嬾見來得差不多了，便趕緊去請全太君出來。

眾人就見全太君身邊有個一看就知道是媒婆的人——暗紅色刺繡春服，腕上一個大大的金鐲子，手上一個提籃，放了七八卷畫像，莫約三十歲上下，圓圓的臉，十分討好。

人人都知道梅雲程打算當老姑娘，所以梅雲珠及梅雲霞一下紅了臉，就連皮姨娘跟薛姨娘都緊張起來。

這當然是來給兩人說親的，她們年紀都差不多了。

一身富貴的全太君居中坐下，神色不是很高興。

章氏怕多說多錯，幾個姨娘身分又不夠，廳上一下子安靜下來。

梅雲程笑著說：「太君怎麼啦，這樣嚴肅？」

事實證明，只有事不關己的時候，才能這樣輕鬆，因為全太君接下來講的話，讓梅雲程當場石化。

全太君說：「雲程，有人上門給妳說親。」

梅雲程還不知道事情的厲害，仍然維持著好心情，「太君別開孫女玩笑了，我是不想嫁，我要在梅家一輩子陪著太君、陪著母親。」

就見那媒婆笑嘻嘻的說：「原來這位就是梅大小姐，好俊的模樣，畫像實在不及本人水靈，來日過門，賀大人肯定喜歡。」

梅雲程懵了，她的畫像怎麼會流到媒婆手上的，賀大人又是誰？

就見那媒婆口若懸河的說了起來，提及梅家有人把梅雲程的畫像送去官媒處，說不嫁商戶，寧願進官戶做妾。

畫像很快被賀家挑走——賀大人尚未成親，先納個姨娘好開枝散葉。

這賀大人可有本事啦，靠著苦讀跟一手好文章博得功名，取得賞識，現在在刑部任職，位居六品主事。

雖然年紀大一點，二十五歲，但那是讀書給耽誤了，可不是有什麼不好，現在一切安定下來，正妻人選自然要慢慢談，但不妨礙先傳宗接代。

賀家挑了八幅畫像過去，賀大人親自點了梅雲程的圖。

賀大人房中無人，這姨娘只要能先生下兒子，地位就穩固了，就算主母也動她不得。

媒婆笑得眼睛都不見了，「我們東瑞國，官商分明，要不是大小姐長得花兒似的，要進官家當姨娘可沒那麼簡單，婆子在這邊恭喜梅家，恭喜全太君。」

梅家眾人都噎住了，但古代人有一種奇妙的默契，外人在場，絕不能給人看笑話，於是大家就裝沒事。

那媒婆又把竹藍中的畫像攤開在桌子上，要給梅雲珠跟梅雲霞挑。

皮姨娘跟薛姨娘顧不得自己身分低急忙上前，全太君是個寬厚的人，也沒斥責兩人不守規矩。

媒婆說得口若懸河，宋家四爺如何如何，查家七爺如何如何，總之都是好，天花亂墜一頓蓋。

皮姨娘跟梅雲珠都不太滿意，薛姨娘倒是勸梅雲霞挑了宋四爺——雖然門戶沒梅家大，但宋四爺的親生姨娘是宋太太的妹子，嫡母就是親阿姨，將來倒是不用太擔憂。

薛姨娘疼愛女兒，冒著忌諱跟全太君央求，「太君，就給三小姐說上宋四爺吧，奴婢瞧著門戶簡單，這樣才能過日子。」

全太君看著一旁的女孩，「雲霞，妳自己怎麼想？」

梅雲霞漲紅了臉，結結巴巴的，好一會才回話，「孫女想簡單過日。」

「那好。」全太君想，至少雲霞是自己願意的，將來有什麼不好，也別怪到娘家來，「那勞煩了。」

媒婆笑著點頭，說包在她身上。

全太君給了一個大大的荷包，媒婆歡天喜地去了，花廳上又安靜了來。

章氏第一個著急，「太君，不是說好雲程不嫁人，怎麼畫像會流出去？這東西只有我們府裡才有，外人應該拿不到的。」

章氏雖然是正房太太，但她個性軟弱，這幾年都是靠著梅雲程這嫡女在給她撐腰，不然光皮姨娘的絆子就不知道要跌倒多少次。

現在梅雲程若是出嫁，那自己怎麼辦？丈夫不喜歡她，全太君也總說自己不行，

少了梅雲程扶持，要怎麼在這大宅待下去？

全太君臉色難看，「這件事情老身會查，讓我知道是誰想把雲程弄出府，我絕對會把人趕出去。」

說完，狠狠瞪了嫌疑最大的皮姨娘，又看也不是很安分的薛姨娘一眼，最後落在大腹便便的翟姨娘身上，接著看向了梅雲程，「此事已定，為了我們梅家的將來，妳就好好準備，賀家那邊發話了，芒種過來接人。」

梅雲程打擊太大，一時間無法回過神來。

嫁人都委屈了，何況做妾？

妾耶，她梅大小姐將來要變成梅姨娘？

姨娘是什麼，起得比雞早，睡得比狗晚，比下人還不如。

主母不會恨下人，主母必定恨姨娘。

她搶先生下長子，主母討厭她；她無法生出孩子，無立足之地。

吃飯的時候，她只能站在後面布菜，等名義上的丈夫跟主母吃完，她才能回房吃冷掉的飯菜。

這都算還好，萬一過幾年色衰愛弛，她就只能在賀家大宅等老死，那人生還有什麼盼頭？

可古來官商有別，那媒婆有一句話說得沒錯，她這商戶女能進官家當姨娘，那是大大的抬舉，她若是不知道好歹，那梅家就玩完了。

話說回來，是哪個混帳把她的畫像送去官媒處，還指明要當妾室？

這不是普通的恨她，而是巴不得她去死啊！

她不想當賀家的梅姨娘，她有錢，逃走的話也能生活，可是弟弟怎麼辦？他才十歲，鬥不過皮姨娘的。

自己若進了賀家，能得寵，也可間接幫助弟弟站穩腳跟，梅天宗跟皮姨娘一樣狼子野心，他們不會讓梅天曉好過的。

拋下弟弟追求自由？梅雲程做不到。

她愛自己，但也愛弟弟，她不想成為梅姨娘，但不得不……

耳邊聽見全太君的聲音，「雲程，太君知道妳委屈，太君在這邊跟妳保證，一定把送畫像的人揪出來，妳也要跟太君保證，好好伺候賀大人——賀家六品門第，我們惹不起，為了我們一大家子，妳可不要糊塗。」

梅雲程兩世為人，知道利害關係，事情已經不能改變，發脾氣只會讓幾個姨娘庶妹看笑話罷了，於是笑著說：「太君多給孫女一些壓箱錢吧，孫女對賀大人心性完全不知，過門還得跟人打聽，太君幫幫雲程。」

全太君見她不鬧脾氣，總算有點高興的模樣——這才是嫡女該有的樣子。

不是她看不起庶女，但雲珠、雲霞那種斤斤計較的樣子太難看了，一點都不像大家閨秀。

當初兒子偏袒皮姨娘，堅持孩子讓她親自扶養，導致後來的薛姨娘有樣學樣，姨娘們自己都大字不識，能教出多懂事的孩子？

全太君雖然對於有人敢越過她投遞畫像很惱怒，但梅雲程大方的表現卻讓她很滿

意，女人家最重要的就是不胡鬧，沒用的人才鬧事，有用的人會解決問題，孫女在第一時間接受，並且求壓箱錢，那代表她已經想清楚了。

她喜歡聰明的孩子。

全太君臉色稍霽，「六品門第的姨娘，月銀差不多三兩，妳名下已經有一間母親留下來的鋪子，太君就再給妳添一間吧，再加上現銀一百兩，差不多也就夠了。」

梅雲程大喜過望，「多謝太君。」

前途未卜，只有銀子是後宅的依靠。

皮姨娘眼睛都睜大了，梅雲珠臉上寫著後悔，要是自己剛剛也挑一個夫婿，現在就能趁勢要嫁妝。

薛姨娘急吼吼的說：「太君，那三小姐是不是也一間鋪子、一百兩銀子？」她的雲霞可是正妻，照理說待遇應該更好。

翟姨娘摸著肚子，似笑非笑，「三小姐是庶女，庶女的嫁妝怎麼跟嫡女比？何況大小姐進賀家，那對我們梅家是有幫助的，將來生意上有什麼需要疏通，就讓大小姐跟賀大人吹吹枕頭風，官府印章不就一個蓋過一個，三小姐嫁給宋家，是小夫妻自己過日子，能對娘家有什麼貢獻？就這樣也想平起平坐？」

薛姨娘被笑得生氣，「一樣都是老爺的女兒，怎麼只有大小姐配，三小姐不配？」梅雲霞也想要豐厚的嫁妝，連忙加入戰局，往前撲通一跪，「求太君成全，孫女也想在後宅悠閒過日。」

「是啊。」薛姨娘尖叫起來，「不然不公平！」

每次幾個姨娘鬧起來，全太君都只能怪自己兒子眼光不好，皮姨娘興風作浪，薛姨娘大呼小叫，翟姨娘目前還可以，不過她是琴娘出身，全太君看不上。

梅雲程想，太好了，不管陷害她的人是誰，現在都只有羨慕她的分——錢財才是女子最大的依靠。

哪怕將來丈夫無寵，手頭寬裕，日子就自然好過。

她就是要當面跟全太君討，她要設計她的人看著，不管什麼境地，她梅雲程都能走得順風順水。

她才不要哭泣鬧事，驚慌無措，那個人會得意的。

梅雲程微微一笑，「翟姨娘說得對，我們梅家每年進帳，有四分之一用在打點官府，日後我入了賀大人的眼，不但能省下這些錢財，還能讓物品通關快速許多，我這姨娘身分對梅家可大大有用——太君放心，既然是賀大人親自點了我的畫像，那孫女有信心能得寵。」

全太君臉上露出笑意，「這就是了，既然是梅家女兒，自然要替梅家著想，妳這丫頭一心向著家裡，妳的兩個母親厥功甚偉，把妳教得很好。」

章氏趕緊回話，「媳婦不敢居功，是雲程自己聰明。」

全太君慈愛地說：「大媳婦不用自謙，妳雖然生性軟弱，但為人寬厚，對雲程、天曉視如己出，這點很好，老身相信菩薩都看在眼裡，妳就安心過日子吧。」

話沒有說得很明白，但章氏懂，全太君都心裡有數。

梅雲霞聞言，訕訕起來，原本想著求一求、哭一哭，說不定就有鋪子了，可是全

太君剛剛說了，是因為嫡姊入賀家後能對梅家有貢獻，這才給了那些好東西，自己未來的丈夫不過是庶子，又不是官戶，能有什麼回饋？

一旁，皮姨娘跟梅雲珠一臉幸災樂禍——薛姨娘跟梅雲霞平白丟了大臉，這熱鬧可比大戲好看多了。

梅雲程知道事情已經無法挽回，這時候只能讓自己挺起胸膛，不願給陷害自己之人看笑話，於是轉頭對章氏說：「女兒雖然不久就要入賀家，但您永遠是女兒母親，女兒在這人世一日，就絕對不允許有人欺侮您跟弟弟。若是母親有什麼難處，一定要稟明太君，太君處事公允，絕不會讓母親吃虧的。」

章氏很忐忑，但她扶養梅雲程多年，感情也是有的，「雲程，官戶規矩多，妳要事事小心，趁著賀大人後院還沒人，趕緊搶先生下長子，後宅女子有了自己的孩子，才算是站穩腳跟，在賀家也才能說得上話。」

皮姨娘嗤的一笑，「太太說得真對，奴婢也是生了二少爺後心裡才踏實。」

章氏皺眉，知道皮姨娘在諷刺自己無子，但想著全太君在，自己總不好當面發脾氣，只好裝作沒聽到。

梅雲程卻是不吃這個虧，「看得出來皮姨娘很閒呢，我芒種就要過門，事情極多，沒什麼時間，皮姨娘便幫我抄寫百遍祈子經吧。」

皮姨娘正想說些什麼，卻被全太君打斷。「就這樣吧，閒得嘴巴都刻薄了，幫雲程抄寫一百遍，幫雲霞也抄寫一百遍，要是不想抄經，那就管好自己的嘴，不要以為老爺寵妳就無法無天，記住自己什麼身分。」

皮姨娘扁扁嘴，心想晚上一定要跟老爺哭訴一番，老爺最吃她這套，到時候還不是三兩五兩的塞給她。

是，雲珠的嫁妝不會比梅雲程多，但自己這十幾年來也跟老爺要了幾百兩銀子了，到時候偷偷塞給女兒，就不信女兒日子不好過。

可惜她只是姨娘身分，買了鋪子要交稅，有稅務那就瞞不得太君，不然真想買兩間起來，給兩個女兒當嫁妝。

天宗是不用愁的，老爺答應她了，等將來兒子長大，娶妻生子後，就把一半的家產分給他，自己就跟著去，反正當年的老太爺也是這樣的。

皮姨娘又看了章氏一眼，覺得真是老天有眼，她雖然是主母，卻生不出孩子，即便現在跟梅天曉母子相稱，但哪有自己親生的好。

想想梅雲程就要出門，內心又痛快起來。

這個大小姐真是礙眼得很，章氏日後沒有她的照應，自己就能肆無忌憚了。

皮姨娘想著想著，忍不住笑了出來。